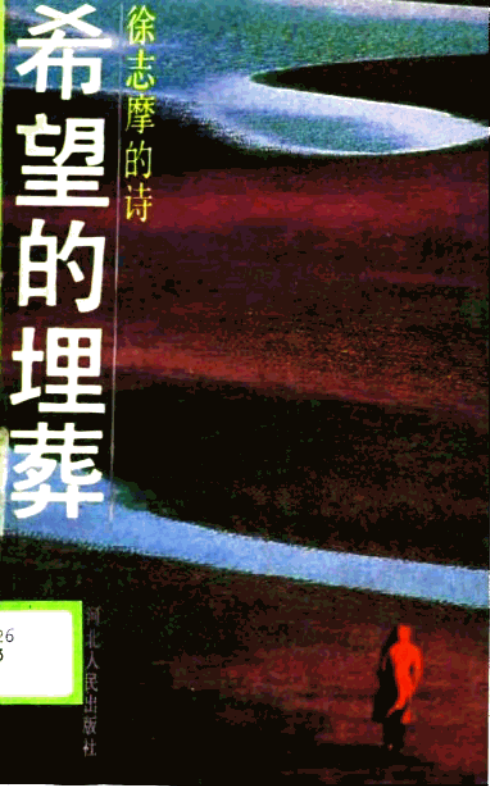


希望的埋葬

徐志摩的诗

河北人民出版社

26
5



哭泣的云彩与淡媚的月色

——读《徐志摩的诗》

点点

欢快的彩云流动着，沉重的叹息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在新诗这块苑地，能触动我心、激起我情的，不是苑里一株株开着的，黄的，粉的，红的，白的，紫的花朵，也不是簇拥花儿那浓郁的绿叶和象孩子般贪婪花香的飞蝶，而是飘于上空、俯瞰呵护它们的一朵轻袅美丽的彩云。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多么轻灵的音节，多么美丽的诗句，多么妩媚的意境，多么蕴藉的情调。这就是徐志摩饮誉世界的诗作《再别康桥》，这就是诗人给无数青年男女那纯真浪漫的心中酿成的难以忘怀的云彩。或许人就应该这样，一种幸福感的体现就在于象

云梦泽的蒸发，是自然而不自然的圆照。单就个人主体意识而言，或许诗人不该赠给青年这朵彩云，致使它所容纳的不仅仅是本身具有涵量和蕴意，而是包纳除它带给的欢愉之外的叹息，忧思和滴滴不尽的泪水。

极有才华的徐志摩，在文坛上是一颗闪光的彗星，可与中国的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周邦彦以及英国的拜伦、雪莱、济慈这一群浪漫主义诗人相颉颃，且毫不逊色。遗憾的是在1931年冬，从南京乘机去北平，中途遇雾，触济南附近的开山，机毁人亡，时年36岁。他的“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不幸成了箴语。富有情致才思的志摩，抛开了那朵为人所默念、珍记和微叹的云彩，乘着清风飞到云雾里，飞到了另一个正在频频招呼并需要他去吟去唱的世界里去了。

志摩的诗十之七八是情爱和抒托大自然美的，这大概与他秉性中的两大特点有关。自古才子多风流，志摩自是性情中人。他在给梁任公的信中曾说：“真爱不是罪，在必要时我们得以殉身，与烈士殉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争者，非特求免凶残之痛苦，实求良善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志摩是一个追求理想爱情的情种，他的爱是真挚的，为了她，他

可以爱的死去活来，“不论在海上，在陆地，在梦里/她永远不离我的心眼/任凭世上有沧海与桑田的变异/我永远保有她的婉委。这般的姿态，又温柔，又娇羞，我爱/谁能说你不美/怜悯我的孤寂与忧愁，你常来/我的恋爱的鬼。”（《在心眼里的颜面》）

对自然，志摩亦十分钟情。在他短短的36年的岁月中，他不仅游历了中国许多名山胜水，而且去过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以及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他说过，一个人在山中或乡间闲逛，那才是咀嚼自由的愉悦之时，是他灵与肉真正统一之时。在志摩的诗中，以月为诗题的有五、六首，其他描述自然的则很多很多。他曾在南方一个乡村里呆过，他热爱这里的一切，小舟、柳荫、凉风、漪绒、乡村里的天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静看着一河的波幻/静听着远近的天籁——/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象山谷里的冷泉一勺/象晓风里的白头乳鹅/象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乡村里的天籁》）

志摩的诗洋溢着自然的美，一种轻柔的美。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当你亲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象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向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愉快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路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

福是怎样的。“我站在桥上，这甜熟的黄昏，远处传来的箫声和琴音——点儿，线儿，圆形，方形，长形，尽是灿烂的黄金，倾泻在波涟里，澄蓝而凝匀。”《威尼斯》人就是，就是要讲求浑朴天真，可这浑朴天真却象含羞草的娇柔，它经不起与世俗的抵触。若一抵触，就卷了起来。只有在澄静的月光下，和风中，它的姿态是自然的，生活是无碍的——

歌声，游艇

灯旌的辉堂，

梦寐似生

——烟艇——

幻影似消泯

在流水的胸前——

鲜妍，缱绻——

流，流

流入沉沉的黄昏

这首《威尼斯》诗写得相当优美，看过之后，仿佛置身于黄昏时分的威尼斯，灵魂的弦琴，感受了无形的冲动。志摩于诗精心遣词造句而不造作，悉力涂抹而不浓艳，他的诗既发源于无待的自然，更发源自一颗不沾尘埃的童心。

对于爱情诗，风景诗的描写，因其客观外在

的不同而在创作上应是有差异的，但在我们的志摩的笔下却统一了起来。志摩对中国典籍相当精通，尤其喜爱宋词散曲；出国后，他于西方诗用功尤勤，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雪莱等对他来说相当熟悉。他最喜爱的是英国作家哈代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并深受影响。所以志摩脚踏中西两只船，互相融铸、互相砥砺，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诗的美丽外壳，亦即诗的体制的优美，是志摩首要追求的。志摩是中国新诗“新月派”（格律派）的巨擘，他想要达到的，事实上已达到的，是一种至真至美至空的境界。王国维曾讲：“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音。”（《历代文论选》第357页）志摩之诗有着鲜明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的独特不仅表现在个别的诗或某一句子中，而是体现在他的整个创作中。闻一多先生说，好的诗应具备三美，亦即音乐美、建筑美和绘画美。音乐美指诗的音节，绘画美指诗的词藻，建筑美指诗的章句。志摩的诗则是完全具备了这三种美而将之溶化得了无痕迹的一种结晶——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中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作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从这首《再别康桥》的诗里，便可以窥志摩诗风之全貌。在此诗中，音节的匀称、词藻的华

糖、章句的整体乃至勾脚的铿锵，真可以说得上是美臻仕境而妙到毫颠。有人说他的诗象碧色的海洋，读后就如同乘舫在轻涛间，悠悠的，只见有一星星古式的渔舟，象一群无忧的海鸟，在黄昏的波光里息羽优游；有人说他的诗象幽丽的小河，读之就如同度一关湍险，驶一段清涟，清涟里有青山的情影，撑定了长篙，小驻在波心，波心里看闲适的鱼群。我以为志摩的诗，其外壳的美丽，用海洋、小河来形容未尝不可，但它更象一只有着漂亮羽毛的夜莺。读之，就象看见那只夜莺，她在绣着一条条锦带，逡巡着那青山的青龙；那碧波里、那明月下有她的芳躅，轻柔里掩映着她桃蕊似的娇怯。

志摩对古典诗词，尤其是宋时周美成，史梅溪作品的研究，可谓尽得三昧。抚写物态，曲尽其妙；用语自然，混然天成；遣词悉心，富丽精工；布局讲究，其意淡远，其气浑厚。而对西方中诗自然、清新、畅疏、明媚、和美等诗风特点也纳为己有，经过一番再造，在中国新诗坛形成一种睥睨注目的新诗体。

对于情调的妩媚，也是志摩为诗时悉心追求的。志摩的诗，有人喻它为“柳软花腴”。是的，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一束开到了尽头的鲜花，一树倦于飘拂的垂柳。它们的美是一种妖美，柔美和淡淡的美，是一弯温霭月色的美。在其中，

没有愤与怒，没有呐与喊，没有慷慨高歌，甚至也没有希望和恐惧。有的只是迷惘的微笑，沉沉的静视和对自然的依恋。他絮絮叨叨地告诉你，他如何地爱自然。他用妩媚的情调、淡淡的氛围，目的仅仅在于拨动你的心弦，发出一声悄悄地对自然的赞美和一声轻轻地叹息，而决不会更多——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动。

吹下一针新碧，
掉在你窗前；
轻柔如同叹息——
不惊你安眠。《山中》

他还一再向你谈起他的真情的爱。他反复诵唱这些，并不是向人炫示夸耀他有多么美满的爱

情、幸福的婚姻，只是为了告诉你，他有一颗未被世俗所沾的赤炽的爱心。他苦苦地爱她，苦苦地被她所牵挂——

夕阳已在沉沉的淡化，
这黄昏的美，
有谁能描画？
莽莽的天涯，
哪里是我的家？
爱人呀，我这般地想着你，
你那里可也有丝毫的牵挂？

象《海边的梦》这一类妩媚情调的作品，在志摩的诗中不是个别的、偶然出现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漾溢着一缕淡柔的月色。梁实秋先生就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志摩的诗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的丰富的情感之中带着一股不可抵抗的‘媚’。这妩媚，不可形容，你不会觉不到，它直诉你的灵府。从表面上看，这妩媚的来源可能是他的文字运用之巧妙。陆小曼说：‘他的诗比一般的来的俏皮，真是象活的一样，字用得特别美。神仙的句子，叫人看人神往，忘却人间有烟火气’。这话是对的，我还嫌不够，志摩的诗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他把全副精力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诗句里，所以我们觉得在他的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

跳动，他的音容、声调、呼吸，都历历如在眼前。他的诗不是冷冰冰的雕过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语堂文论》第39页）

在志摩的诗中，总是有一股内在的柔媚之气荡溢其间。“夕阳”、“明月”、“柳絮”、“黄昏”、“烟雾”、“晓风”、“春花”、“梦梦”、“迷梦”、“朦胧”、“凋谢”、“飞红”、“泻影”等词是诗人最为常用的，这些词不时地在诗中跳现，这就形成了诗体的柔美外观。再以主体而论，诗人为了要抒发自己那种深曲要眇的柔情，为要塑造那种幽媚细美的诗境，便在天地万物中，着意择取了那种凄迷柔婉的事物，以造成一幕幕哀艳悱恻、绵邈悄幽的意象。就连志摩诗中的“山”，也失去了雄奇、峭拔、壮峨等巍轩气势，成为被淡化媚化水化月化的山了，只居于“水”（或月）的陪衬位置——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有更深的静。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阵清风，
吹醒群松春醉，

这是一首描写“《山中》”景色的诗，山的阳刚之气泄空了，留在我们眼前的山及山中的一切却充满着柔媚之气。

月相对的是太阳，它没有太阳那么热烈，那么灿烂，但人间也需要它的柔和的光芒。人们对月的惦记和珍念在某种意义上比对太阳要强烈，这是因为人的内心世界太狭小了，它更需要的是爱的温馨，是一种柔媚的氛围。正是如此，月色的柔丽意象往往能感染被俗务缠烦了的人们。他们在静谧的月色中，静静地望着一轮明月，或静静地躺在月色中，让安详、温馨覆盖着。历代诗人词客多有描写月色，有许多向以豪放旷达著称者，一涉笔月色，他的作品就显得那么凄迷，那么柔美，那么情浓，李太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辛弃疾的“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帘低纤纤月。旧恨春江不尽，新恨云山千叠”（《念奴娇》）便是例证。志摩对月钟情至深，难以笔述。他诗中相当地留有清月，明月、残月踪迹，有相当空间，秋月、纤月、细月在那里沉重叹息。你无须十分留意，你便可以听到“啊明月！你不减旧时的光辉——/这橄榄林中泛滥着夜莺的欢畅/啊明月/我也不减旧时的伤悲——/你来照我

枕边的泪痕清露似的滋长”（《诗句》）的怅惘呼叫。

词藻的华赡，是志摩诗的又一大特点。诗的形式美是由音节、词藻和章句所构成，志摩于此三者之美兼而备之，而这三者中则尤以其词藻华美最为突出。在这三者中，词藻是其本根，音节借词藻以表达，章句赖词藻而奠定。词藻的单调贫乏，诗的形式美也无由谈起。凸现诗的情感，思想、意境和风格，词藻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如果对词藻的运用不能信手拈来，遣置得当，勉强去追求形式美，这实际上无异于一个没有灵魂的美人，诗也不成其为诗了。志摩的诗几十年来，其艺术热力不减，其原因固然非一，但词藻的华美实为其中主因。

志摩为诗，追求的是一种雕章琢句、审音炼字的人工之美，然而美的根本看不见人工的痕迹。正如《花间集序》所言，“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锦泉底，独殊机杼之功，”“织锦泉底，去尘眼中。”（宋张镃《梅溪词序》）志摩要求精心地组织字面（犹如“织锦”），容不得有一点儿渣滓（“灰尘”）同杂其间。在他的诗作中，所经常运用的语言虽然有土语、有白话，有文言，也有欧化语，但不管这些语言原来的文白、雅俗、深浅、难易和新旧若何，而一经这位妙手“织锦泉底，去尘眼中”，则其适宜适度和入神入化。而由于他精心营筑遣置的这些语言的词藻之

华贍，使得其诗作透发出来的那种美到了“浓得化不开”的程度——

只看一般梦意阑珊——
诗心，恋魂，理想的彩云，——
一似狼藉春明的玫瑰，
一似鵲鸟黎明时的幽叹，
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
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

这是《清风吹断春朝梦》的最后一节。志摩作此诗时正值青春年华，在这首诗中，一种姹紫嫣红的人生最美季节骚动不安情波荡漾的回旋，一种“梦底的幽情”、“缥缈的梦魂”让鸟声里的清了解成的丝丝缕缕零落颜色的声音，和他的激情与幻想，欢乐与忧郁，他的朦胧的梦境和罗曼谛克的憧憬，失望后的心蹙与平静时的心稳，它把这一切声音与感受，用精选的字眼，幽美的词藻，如诗心、恋魂、玫瑰、幽叹、梦意阑珊、理想的彩云，狼藉春阴、鵲鸟黎明、韵断香散、天高云远、梦翅双飞，等等，安放在自己的结构中。这些经验与感受一经这些华贍词藻的妙夺天工的组合，由此而产生的意境已突破个人狭小的天地，不再是自我的艾怨和莫名其妙的幽叹，而是属于人类凡有这种情感体验的人的共同财富

了。

对字眼的锤炼、对华赡的词藻的剔剥，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蜕变过程。志摩的诗隐隐约约闪烁着宋时李清照、史达祖的影子。史达祖是位炼词高手，为了酿成美丽的词藻，曾几天不用食。所以他的词作大都都很精美，为词家所赞赏。请看他的《双双燕》词——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
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
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
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
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
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
画阑独凭。

不说别的，就说它下字用语，如雕梁藻井、软语、翠羽、红影、芳径、柳昏花暝……就该有多美、多婉丽。志摩深爱此词，对易安作品也极为喜好。他曾把《漱玉词》十二首译成白话，这在二、三十年代文坛上是不多见的。林语堂曾说志摩作诗，是得力于元曲宋词，去其繁缛，采其精华，把今日的白话与古词熔铸一炉。（《参见《语堂文论·无所不谈》）看了志摩的诗，就像一个少女走进由一粒晶玉缀成的梦幻世界——

她是睡着了——
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
她入梦境了——
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

她是眠熟了——
涧泉幽抑了喧响的琴弦；
她在梦乡了——
粉黛儿，翠黛儿，翻飞的欢态。

停匀的呼吸
清芬渗透了她周遭的清芬；
有福的清芬，
怀抱着，抚摩着，她纤纤的身影！

奢侈的光阴！
静，沙沙的尽是闪亮的黄金，
平铺着无垠，——
波鳞同轻漾着光艳的小艇。

醉心的光景
给我披一件彩衣，覆一坛芳醴，
折一枝藤花，
舞，在葡萄丛中，颠倒，昏迷。

看呀，美丽！
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
是玫瑰，是月季，
是朝阳里的水仙，鲜妍，芳菲！

梦底的幽秘，
挑逗着她的心——纯洁的灵魂，
象一只蜂儿
在花心，恣意地唐突——温存

童真的梦境
静默，你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
抽一丝金络，
抽一丝银络，抽一丝晚霞的紫曦。

我实在喜欢《她睡着了》这首诗，也实在想全部抄录出来共欣赏，只是限于篇幅只得作罢。此诗用词妩媚、温泽、柔媚、旖旎，整个诗意美极了。它的美如同情调的织锦，更番的穿度后化作的，黄昏时分的那西天的片片晚霞，从潜在的深处，解释了少女在梦境中经历的一番番喜悦。诗中的每一个词，象一颗颗莹亮的露珠，颤动着，在荷盘中闪烁着清晨的曦彩。

茅盾先生说，志摩的诗“圆熟的外形，配着